

# 近代日本思想史

第一卷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

马 采 译

内部读物

商 务 印 书 馆

# 近代日本思想史

## 第一卷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

馬采譯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馆

1965年·北京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

近代日本思想史

第一卷

青木書店，1959

内部讀物

近代日本思想史

第一卷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

馬采譯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京华印书局印装

统一书号：2017·143

1965年4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30千字

印张 5 14/16 印数 1—3,500 册

定价(9)0.75元

## 出版說明

《近代日本思想史》是从日本“幕末”（封建末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这一历史时期的日本思想通史。全書共四卷，正文占三卷，末卷是《年表》，作为全書附录（此卷未譯）。

第一卷从“幕末”到明治专制政权的形成，为近代日本資產阶级思想的創立时期。第二卷从明治二十年代到大正十年代，是日本資產阶级思想进一步发展，并与新兴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的时期。第三卷从大正十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是日本无产阶级思想发展并和法西斯化的資產阶级思想进行激烈斗争的高潮时期。

本書于1956年初版，譯本是根据1959年第二版譯成的。本書的主編人远山茂树是自由主义的資產阶级历史学家；山崎正一的政治面目，不甚了解；大井正，原系日共党员，已蛻化为修正主义者；他們的觀点在書內必然有所反映。日本近代思想史是值得我們注視并加以研究的課題，本書所提供的史料和觀点，我們只能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对于当前我国研究日本近代史和日本思想史的人，此書可权作参考。同时，对于了解当前日本知識界一部分学者的思想、觀点，乃至治学方法，本書也可能不无帮助。这就是我們翻譯出版本書的目的所在。

書內脚注都是由中文本譯者、校者或編者所作，一并在此交代，不另一一說明。

商务印書館編輯部

1964年7月

# 第一卷目次

原書編者の話 .....	1
第一卷說明 .....	3
第一章 幕末的各种思想 .....	5
一 “徂徠學”的登場 .....	5
二 安藤昌益的“自然真諦道” .....	10
三 “國學”的本質和局限性 .....	13
四 德川幕藩体制下的“洋學” .....	18
第二章 日本的启蒙主义 .....	22
一 “启蒙”的概念 .....	22
二 日本启蒙思想的特征 .....	29
三 民选議院論戰 .....	33
四 “明六社”和民选議院問題 .....	40
第三章 自由民权思想 .....	62
一 自由民权运动的展开 .....	62
二 自由民权思想的內容 .....	74
三 自由民权思想与先进思想体系的关系 .....	86
四 自由民权思想之近代史的意义 .....	92
五 自由民权运动中的三个代表人物 .....	105
第四章 明治絕對主义思想 .....	112
一 对于自由民权思想的攻击 .....	112
二 儒佛思想的复活及其变貌 .....	124
絕對主义思想体系和儒佛思想 .....	124
儒学思想的复活及其变貌 .....	128

佛教思想的复活及其变貌 .....	142
三 明治时代的学院哲学 .....	153
欧洲哲学的接受过程 .....	153
学院哲学的形成 .....	160
学院哲学的性格 .....	166
学院派的“哲学家”們 .....	172

## 原書編者的話

这部《近代日本思想史》(共四卷)是試圖作为近百年来在我国出現的各种思想的通史而編写的。关于这一时期的我国各种思想，过去多半是由日本民族文学和日本历史的研究家作了一些闡述，而在哲学領域里，除了少数例外，可以說几乎沒有人研究这方面的問題。参加本書编写工作的“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的成員，大部分是专门研究哲学的新进。这部書作为近代日本思想史的通史，还是第一部比較認真的作品。在現阶段，这不能不說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而其所以能够实现，應該完全归功于从事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們的热情。

迫使日本人民付出巨大牺牲的太平洋战争和战后时期的剧烈动荡，事实上是对于我国近百年来的近代史进行着批判。这种批判，要不是通过日本人的思想本身的改革，就不可能进行得正确。为此，必須撇开日本近代思想迄今为止的形成过程，而从根本上对于思想本身重新加以闡明。把必須摒弃的加以摒弃，應該繼承的繼承下来，這是我們的任务。不錯，我国的近代思想是由于輸入和移植了欧洲思想而形成起来的。但是，通过战后十年間的体验，我們确信：我国近代思想的独創性是在于它植根于人民大众的生活感情，并把这种生活感情表現为确切的理論，使之成为走向未来康庄大道的一张蓝图。在我国近代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我們可以发现許許多在这个意义上的独創性。正是这些东西，應該成为我們当前的思想改革的基础。

近代思想在我国的形成过程，也是日本人的生活感情同具有

世界性的近代欧洲思想交鋒对陣的过程。对于这一問題的分析，可能成为从世界史的观点来明确掌握近代思想的开端。对于我国古老的传统思想來說，这也将成为从世界史的角度进行探索的第一步；而这种传统思想，过去由于受到民族自卑感的另一极端——夜郎自大的解釋而不止一次地充当了反动的思想工具。

这部書是由“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的成員在一些专家的协助下写成的。附記于此，以表謝忱。

編輯委員

远山茂树

山崎正一

大井 正

1956年7月

## 第一卷說明

从实际着手編写以来，經過将近一年時間，才完成这本《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花費这么多時間，是否取得了相应的成果，我作为执笔人之一，对此深感不安。

日本近百年来的思想发展过程，对于战敗后的我們來說，是一个亟待深刻探討的重要課題。最近十年来，在这个問題的探討上，出現过从各个角度进行的部分嘗試。然而，这个問題不能仅仅停留在部分的探討上，它要求我們进行全面的、广泛的处理。因此，各方面都切盼一部具有連貫性的近代日本思想通史出現，以便作为上述探討的客觀綫索，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們这些属于比較年輕一代的研究者，所以敢于着手这件可以說是不自量力的工作，无非是因为我們对于这个課題的重要比別人有更加深刻的感受，比別人更加迫切需要一部供我們自己进行探討用的具体資料。我們在工作中，尽管取得了許多先生和前輩的恳切指導和帮助，但是錯誤和缺点仍恐不免。因此，我們決不是一般地表示謙虛，而是衷心期待着讀者給予毫不客气的批評，并且切盼这个試驗性作品能够成为一条跳板，使这个課題的全面研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这部書如能在这个意义上起到一种前驅作用，对我们來說将是喜出望外的。

第一卷，从年代上說，包括幕府末期到明治二十年代前半的一段时期；从內容上說，首先把德川末期的思想动态归纳为四个代表性的思潮来写起，接下去分析了明治維新以后，在上述这些思潮的发展变化的基础上，作为性質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而移植过来的

欧洲自由主义，分析了它怎样起到尽管不够彻底的启蒙思想作用的經過和它的构成。其次是自由民权思想，它繼承了启蒙思想的一切可以吸取的东西，并且通过走向民主主义的方向而克服了启蒙思想的局限性。关于自由民权思想，是从它的內容和构成、它同自由民权运动的联系、它同欧洲思想的关連、它的代表人物等等許多方面进行闡述的。最后介紹了作为自由民权思想的直接对立物，并且通过同它的斗争和胜利而建立起来的明治絕對主义。关于这一思潮，是通过分析它的形成过程和几个重要局面，来闡述它的思想基础的。

在編写上作了如下的分工：第一章和第二章由宮川透执笔；第三章由土方和雄执笔；第四章的一、二、三各节分別由土方和雄、小松茂夫、古田光执笔。各部分的执笔人把初步整理出来的草稿拿到“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的例会上发表，經過會員和作为顧問的諸前輩的討論和批評，然后写成定稿。

不过，脱稿之后，由于我們自己的水平有限，又采取了問題史的叙述方法，以致許多缺点和挂漏之处都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对于这些，我們准备在听取讀者的批評指正之后，分別加深每个人的研究工作，以期糾正。

土方和雄

1956年7月

# 第一章 幕末的各种思想

## 一 “徂徠学”<sup>①</sup>的登場

在叙述近代日本思想之前，有必要先就这个时期以前的、幕府末期的各种思想进行一番考察。在本章則只限于叙述以下四个思想形态：“徂徠学”、安藤昌益的“自然真眞道”以及“国学”和“洋学”。这些思想在元祿、享保期<sup>②</sup>以来的德川幕藩体制在政治上、經濟上发生动摇和崩溃的过程中，分別起了思想体系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和“絕對主义”<sup>③</sup>的近代日本思想有着联系。特別是自从荻生徂徠（1666-1728年，寛文6年至享保13年）根据“作为”的人格的立場，批判并扭转了林罗山的“朱子学”世界觀以后，一直到佐久間象山（1811-1864年，文化8年至元治1年）“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思想——这一段幕末思想史的基本動向，一言以蔽之，可以說就是“絕對主义”思想的前奏。

在元祿、享保期以前，也就是說在幕藩体制的成立期乃至稳定期，作为德川封建統治的世界觀的支柱，居統治地位的，就是“朱子学”的世界觀。它的代表者“朱子学派”的中心人物就是林罗山

① 荻生徂徠的學說。

② 元祿时期指1680-1709年近三十年間，是江戸时代封建文化高潮时期。荻生徂徠的生年約当于这个时期。享保时期指1716-1733年的十八年間。元祿和享保这两个时期是德川幕府統治的最盛期，同时也是它面临第一次危机的时期。幕府的第一次改革就是在享保年間进行的。

③ 是 absolutism 的譯語，由于考慮到日本天皇制不同于一般的专制制度，故仍保留“絕對主义”这一名词。

(1583—1657年，天正11年至明历3年)。林罗山历仕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将军，参预了创始时期的幕府统治，作为官学思想家居于极重要的地位。德川封建制创始时期的统治者，压制了战国时代<sup>①</sup>“下剋上”的风气并且终于在统一天下之后，以貫通在封建武士团上下的主僕关系，和家长中心的家族内部統制关系为核心，建立了封建的阶级組織。但是他們并不想把这种阶级組織局限于統治阶级的封建武士团内部，他們給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把这个阶级組織推广到被統治阶级的“农工商”阶级的底层，从而把日本全国放在自己的完全統制之下。因此，他們给了“朱子学派”这些官学思想家們以这样一项任务：建立一种思想体系来从理論上拥护德川封建制的統制和封建的阶级組織，并使之正統化。“朱子学派”主张“五伦”道德为貫通人类一切社会結合关系的永恒不变的原理，从而把当时的封建社会的人与人之間的关系和社会秩序加以絕對化，它就是以这个主张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具体地說，“五伦”道德，特別是君臣、父子、夫妇的“上下貴賤之义”的永恒性，是以“朱子学”的所謂“理氣之說”或“天人相关”的原理为基础的。根据“朱子学”，天地万物都是由“理”和“氣”結合而成。“理”被称为“太极”或“誠”，是宇宙最終的根据，是內在于万物的普遍原理，它由于“氣”的作用，显现而为万物，取得特殊的具体的形态。“理”內在于人心的时候，便成为本然之性，即先天的本性，同时又作为“五常”，規定着人类根本社会結合关系的“五伦”。这样，“朱子学”的“五伦”道德的永恒性，是从那作为先天本性而內在于人心的宇宙最終普遍原理——“理”中得来的。換句話說，貫通在人类社会一切結合形式之中的“五伦”道德的永恒性，是从自然界的最終原理——

① 指1467—1590年这一时期，即自应仁之乱起到丰臣秀吉统一为止的一段历史时期。

“理”中引申出来的。

“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則上貴下賤；循此上下而可知自然之理有序。人心亦然。上下不違，貴賤不亂，則人倫正，人倫正則國家治，國家治則王道成，此禮之盛也。”（林羅山：《經典題說》）

如上所述，“朱子學”用“理-太極”的原理，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合而為一，利用自然界的秩序，即天地的空間、上下 的關係，來說明人類社會的價值上的上下關係，從理論上把君臣、父子、夫婦的“上下貴賤之義”加以合法化。這樣，“朱子學”的世界觀對於以將軍家<sup>①</sup>為頂點、以農奴階層為底層的封建的社會秩序，提供了形而上學的基礎，從而把幕藩統治當作永恒不變的東西而加以正當化了。“朱子學派”的世界觀能夠作為官學的思想體系，即作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封建道德學”，在穩定期的德川幕藩時代占居統制地位，其理由就在此。但是，在德川幕藩體制的穩定期，能夠作為占居統治地位的世界觀，對一切人都有說服力的“朱子學”，到了林羅山死後，由於中江藤樹<sup>②</sup>的倡導而“陽明學派”抬头，山鹿素行和伊藤仁齋<sup>③</sup>創始了“古學”，它就逐漸有了分化的跡象，在它的體系構成上也逐漸發生了變化。這是由於如下的理由。

如前面所考察，“朱子學”的世界觀是以“天人相關”“天人合一”這種“自然法則”的原理為基礎，從自然界的原理引申出人類社會的現實秩序。其實，依靠自然界的原理來給特定的現實的社會秩序提供基礎並加以保證的這種以“自然法則”為出發點的想法，

① 指掌握政權的德川征夷大將軍的家族。

② 中江藤樹(1608-1648年，慶長13年至慶安元年)是日本陽明學派的創始人，彻底的主觀唯心主義者。

③ 山鹿素行(1622-1685年，元和8年至貞享2年)，伊藤仁齋(1627-1705年，寛永4年至寶永2年)都是“古學派”的始祖。所謂古學派就是反對“朱子學”和“陽明學”，企圖研究儒學原典以闡明孔孟學說真意的復古學派。

只有当现实的社会秩序本身非常稳定，以致被认为那就是固定的自然秩序的时候才能够推行。因此，到了社会的现实秩序失掉了稳定性，以致随时可以发生变动的时候，那种给现实秩序提供基础的逻辑——“自然法则”的想法，必然要丧失它的威力。这就是说，用自然法则给社会秩序提供基础，一方面具有稳定社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要以社会的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为前提（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1952年，第二章第三节“徂徠学中的轉变”）。因此，我们说“朱子学”的世界观，作为稳定期的德川幕藩体制下居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并具有左右人心的说服力，正因为它是稳定期推行的；相反地，它所以在元禄、享保期以后逐渐丧失了作为统治的世界观的威力，也正因为幕藩体制进入了动摇和崩溃的过程。这时新兴了“阳明学派”，并出现了“古学派”，这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个时代的变动。

德川幕藩体制为了防止崩溃，曾进行过三次大改革。当第一次改革，即“享保改革”（1716年，享保元年），由八代将军吉宗着手进行的时候，这个幕藩体制早已进入了第一次崩溃过程。“朱子学”自然秩序观的全面丧失威力，也是大致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正当德川封建制下的社会秩序发生上述变动的时候，作为与此相对应的思想体系，从儒学的另一立场，即从人的“作为”的立场批判了“朱子学”的自然秩序观，并建立起“古学”的，是荻生徂徠。

荻生徂徠所意图的所谓“儒学”世界观的转变，简单说来，不外就是把自然秩序的逻辑转变为人的“作为”的逻辑。在徂徠看来，“道既不是事物当然之理，也不是天地自然之道，”它不外是“圣人所建立之道”（《徂徠先生答问书》下）。如前所述，“朱子学”的想法，即“自然秩序”之逻辑的特点，是站在直接地把“宇宙的自然”和“人性的自然”等同起来的連續观上面，而且以前者作为后者的基

础的；而“徂徠学”却否定了人类现实的秩序以“自然秩序”为基础的想法。这就是說，“徂徠学”首先把“阴阳五行”这些儒教哲学的概念，当作“圣人”为了“治国平天下”而行使的“术”，即作为手段来把握；其次提出“夫道乃先王所立，不在天地自然之中”（《辨名》下）的说法，假定了“先王”这个历史的实在，主张“道”即“礼乐刑政”，是由“先王”創造出来的。而且“徂徠学”認為，創造出人的行为規范的，并不只限于“尧舜禹湯”那些古代圣人，还有各时代的許許多的圣人君子的“作为”。徂徠在这里把八代將軍吉宗假定为当前“作为”的“主体”。这就可以看出“朱子学”認為现实的社会秩序是以“自然法則”为基础的，所以是絕對的；而“徂徠学”則認為这种社会秩序是“先王”“圣人”“君子”等“人”所創造出来的，所以是相对的，从而是可以改变的。“朱子学”主张现实的社会秩序是不可“变革”的，而“徂徠学”則主张它是可以“变革”的。

德川幕府的三大改革：“享保改革”（1716年）、“寛政改革”（1787年）、“天保改革”（1841年），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于德川幕藩体制实行“变革”的企图。“徂徠学”所以能够成为第一次改革，即“享保的改革”的思想体系，正是因为它具有由“人”来进行“变革”的理論。但这三大“改革”都以“复古”为基調，它的目标不外是阻止商业資本的发展，維持封建的身份等級制秩序。“徂徎学”是在“先王”之“道”中看到了社会秩序真正姿态的所謂“古学”，而且它認為“变革”现实社会秩序的是作为“先王”的后繼者的將軍的“作为”。这就是說，徂徎所期待于吉宗的，就是恢复自然經濟，借此以阻止商业資本的抬头，使封建的再生产过程順利进行。徂徎所說的由上而下的“制度的重建”，就是这个意思。“徂徎学”一方面使封建道德学的罗山朱子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变，从表面上看來，尽管它似乎采取了对于德川封建制进行尖銳批判和促进資本主义

发展的邏輯形态，而实际上则是發揮了新的封建反动思想体系的机能。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从封建道德学的内部来寻找批判封建道德学的立場，又把德川封建制的“改革”的领导权交給了封建統治者的緣故。“徂徠学”在德川幕藩体制遭到第一次危机的元祿、享保年間建立起来，同时作为思想体系拥护了封建反动的“享保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可以說就在这里。

如上所述，“徂徠学”作为加强德川幕藩体制的反动思想体系，虽然为了“享保改革”服务，但是它却包含着反对根据“自然法則”~~和社會制度~~加以絕對化的“人”的“作为”，亦即“变革”的邏輯。这就是說，它承認以封建君主的統治为前提的社会制度的改良和发展。在这里已經有了佐久間象山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思想结构，并且为明治绝对主义的“思想官僚”的“由上而下”的启蒙运动作好了准备。總之，“徂徠学”是“由上而下”的，又是采取“复古”~~形态~~的改革思想。

## 二 安藤昌益的“自然真營道”

如前面所看到的那样，“徂徠学”所提倡的并且由八代將軍吉宗通过“享保改革”所着手进行的幕藩体制的加强工作，从經濟上看来，就是通过恢复自然經濟来阻止商业資本的抬头，从而使封建的再生产过程得到順利进行。由于幕府所采取的，与时代的趋势背道而馳的“复古”政策而加剧的德川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必然地，不能不在封建經濟的承担者——农民的生活上集中地表現出来。由于商业資本的抬头和商品經濟的发展，农民被迫站在生活的歧路上；他們負担了比过去加倍的封建貢租。随着封建制的衰頹，由于頻繁发生的飢餓而生活受到严重威胁的农民，在全国各地

举行了绝望的“暴动”。从关东到东北地方盛行的溺婴，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近年来因《被遗忘了的思想家》（諾曼<sup>①</sup>）而知名的安藤昌益（生歿年不詳）从事活动的宝历年間（1751-1763年），正是这德川封建社会矛盾尖銳化的时期。在东北偏僻农村与农民一道体验着那袭击农村的德川封建社会的危机和各种矛盾，从彻底的劳动农民的立場，組織并编写那庞大的自然哲学体系——解决矛盾的药方《自然真營道》的，正是安藤昌益这个人。

在昌益看来，这种不能容忍的农民的貧穷化，是由于社会上存在着以武士阶级为頂点的“不耕貪食之徒”的緣故，这种人自己不去进行流汗的劳动生产，也就是說，不从事“直耕”<sup>②</sup>而夺取“众人直耕的产品”。也就是說，这是由于“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这个原則，在社会制度上被承認為当然之事的緣故。然而这是不合理的顛倒，不是人类一生下来就这样的。这不外是大家亲自劳动、生产、生活的“自然之世”，不知被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改变为“不耕貪食之徒”統治“直耕”的“众人”的“法世”罢了。更明确地說，把“自然之世”改变为“法世”的，正是那些“圣人”。所謂“五伦”的道德，“士农工商”的身份秩序，都是“圣人”創造出来的。因此，“法世”的各种矛盾和不合理，是可以由于复归到“圣人”的“作为”以前的“自然之世”而得到解决。昌益不得不作出这样的推論。而且昌益并不是把复归到“自然之世”这个构思描绘为一种“复古”的姿态，这可从他把“荷兰”設想为模型这一点看得清楚。他的构思是面向将来的，同时也是現實的。

昌益是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来提出他对于消除和根絕一切剥削

---

① Norman, E. Herbert, 1909年出生于日本的加拿大人，日本历史研究家，著有《日本維新史》、《被遺忘了的思想家》等。

② “直耕”，安藤昌益的自造語，即直接参加农业生产的意思。